

随 笔

作文碎片

□曹秀宏(宁夏盐池)

“阳光照射到湖面上,金光闪闪,像撒了一湖面的碎金子。”

自从评讲作文时给一个孩子修改了这样的比喻句后,班里几乎所有的熊孩子都学会了引用,只要有阳光,最后总能引到碎金子。

你看:“阳光穿过树梢,像撒了碎金子。”

“阳光照到我身上,像撒了碎金子。”

“今天天气很好,像撒了碎金子。”

一时间,“碎金子”成了班里最美的语言,超过了“弟弟脸蛋红红的像苹果”的使用频率,成为我们班当前的高频词。这让我想起了我上学时和作文有关的几个片段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班里转来了一个个子矮矮的男生,他一来就一鸣惊人。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,题目应该是《雪》,不记得我当时写的什么,只记得老师激动地大声读他写的一个句子——“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下来”,老师评讲这篇作文的时候,正好外面就下着大雪,老师拉开门,一边让我们把头伸出去看雪花,一边问“鹅毛大雪”好在哪里?但我们说不出来,老师急了,大声说:“你看,这雪花多轻盈啊,不就像鹅毛吗?”但我们谁也没见过鹅毛呀,鸡毛倒是整天满地飞。自此“鹅毛大雪”就成了全班同学作文制胜的杀手锏了,一时间,“鹅毛大雪”满作文飞。

说到“鹅毛大雪”,我还真写出了一句让语文老师刮目相看的句子,那时应该升到五年级了吧,又下雪了,作文又是写雪,我写的内容至今还有印象,结尾是这样写的:“真希望这白茫茫的雪把大地覆盖得干干净净,清清爽爽。”这一句话不知道触动了老师的哪根神经,老师大加赞赏,不仅用很粗的红笔在这句话下面圈上了一连串的小泡泡,而且还在班里把这句话左一遍右一遍地读。

说到作文,还不能不提小学五年级时的一个语文老师,老师名叫“刘昶有”。刘老师可是当年正儿八经吴忠师范毕业的。他可会安排作文题材了,那年春天,正是挖甘草的季节,他就出了一篇《甘草》作文。我们生活在甘草窝里,能拿得动锹时就会挖甘草了,对甘草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。但刘老师不让我们写甘草为家里换回了针头线脑、油盐酱醋,偏偏要让我们介绍甘草如何为国家换回了大量外汇,还专门把我们领到供销社后院参观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甘草,说这些甘草都是要出口换外汇的。

老师左一个右一个“外汇”彻底把我搞糊涂了,冥思苦想也不知道外汇是个啥。后来问姐姐,姐姐不屑一顾地说:“外汇就是外国钱呗,就是把甘草卖到外国,挣外国人的钱。”我一下恍然大悟,这高大上的“外汇”让我的甘草作文最终也没写成功。三十几年后,甘草已经在老家的沙窝里彻底绝根了,我还是心心念之,写了《甘草的故事》,徒增了许多伤感。

要说最让我佩服的还是高中同学李月芬,她当年的一篇作文写了整整一个作文本,用小标题的方式,惊心动魄地记叙了一次矿难救援。现在想来就是一篇洋洋洒洒的报告文学。当年的语文老师读得是步步惊心,因为每读到一个关键点,他都要激动地把讲桌搬起来往前挪一下,我太担心他一下和讲桌从那么高的讲台上跌下去怎么办?就是因为一直在替他担心,害得我把曲折复杂的救援情节听得是扑朔迷离,大问号套小问号。若干年后高中同学聚会,我见李月芬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她当年的作文本还在吗?

一直到现在,每次读到好文章还是艳羡,第一想法就是:这要是我写的该多好啊!我要是也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就好了!满脑袋想占有的欲望。



明媚。简妮摄

时 光

岁月去堂堂

□卢海娟(吉林通化)

听说我花高额租金先搬进出租屋,只是为了把旧房子重新装修一下,大家都反对。

热心人劝我:“房价跌了,房子本就不值钱,你还要装修,装修的投入不是打水漂吗?卖房时根本收不回装修的成本。”

我笑着解释:“我装修房子要自己住,不卖。”

“自己住就更没有必要了,都快退休的人了,将就着住呗。再说了,住了那么多年,攒了多少东西,倒腾起来多费劲?”

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了。

忙忙碌碌大半辈子,如今儿子成了家,无需我们操心。我想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条件,又不想买新房,跟老头子合计一下,决定把旧房子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装修。

听说我要装修,出主意的朋友也特别多,她们说好不容易翻新房子,一定要把一切都置办齐全了。要多打柜:卧室里把柜子打到天棚;榻榻米要有足够大的抽屉;客厅地方大,打飘窗,两边的柜子可以装好多东西;厨房上下两行柜子,锅碗瓢盆都能装进去……

我没吭声,但有自己的主意。我跟老头子早就商量好了,尽量少安放柜子,留出足够的空间,让阳光照进来,让月光洒进来,适当养花种草,让屋子宽敞明亮,多一些有生命的陪伴。

柜子越多,收藏的破烂越多。五十多岁的人了,从此后要过简单舒适的生活,要学会断舍离,正好借装修房子的契机,来一次全盘清理,把没用的东西都扔掉。

我和老头子把旧物拾掇出来,单是书和杂志,准备丢掉的就有十来个袋子。剩下的另外一半是实在舍不得的,暂且留它。衣服和鞋子堆积如山,有的已经十几年没穿过,收拾清理。日常用品也要扔掉,只留下常用的。

把房子清洁一空,才可以开始新的工程,才可以旧貌换新颜,才可以走进崭新的、合乎我们心意的美好生活。

人生,其实很简单——为人儿女时不拖累父母;为人父母时不拖累儿女。等到老年,努力保持身心健康,让生活极致简化。当最后的约会来临时,挥一挥衣袖,不带走一丝云彩,也不给儿女留下太多的垃圾遗产。

白发还自笑,岁月去堂堂。辞旧才可迎新——等我们搬回去,搬到新生的旧房子里,我们也是一种重生。

有 感

纸伞下的江南

□叶艳霞(江西九江)

梅雨来的时候,巷口的阿婆又开始卖伞了。她的伞不是花哨的洋伞,而是老式的油纸伞,伞面泛黄,像是被岁月浸透的宣纸。“新刷的桐油,淋不破的。”阿婆用粗糙的手指弹了弹伞面,声音沉沉的。我买了一把撑开,桐油味裹着雨水的腥气,莫名让人安心。

我举着伞走进巷子。雨水顺着伞骨滑落,在边缘挂成一道透明帘子。青石板路被洗得发亮,缝隙里冒出些青苔,踩上去微微打滑。伞不算大,得稍稍侧着身子,才能避开斜飘的雨丝。偶尔一阵风吹来,伞面轻轻颤动,雨珠便簌簌抖落,有几滴钻进衣领,凉得人一激灵。

巷子窄,两旁是斑驳的老墙,灰白的墙面洩出深色的水痕,化作一幅未干的水墨画。墙角摆着几盆茉莉,雨水打湿了花瓣,香气反而更浓。有的人家的木窗半掩着,窗棂上的红漆剥落了大半,露出里面发黑的木头。窗台上晾着一把湿漉漉的葱,绿得晃眼。

走到拐角,茶摊的薄荷香和凉糕的甜味被雨气洩开。我要了杯茶,看雨水从棚檐滴下,在泥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。茶摊老板的儿子

突然光着脚冲进雨里,布鞋提在手上,啪嗒啪嗒踩着水洼,那身影让我想起小时候,最爱在这样的雨天撒欢奔跑,溅起的泥点在裤脚绽开墨梅。

再往前走,巷子渐渐宽了,尽头是一座石桥。桥不高,拱形的,似一道弯弯的眉。有只乌篷船悠悠地划过,摇橹吱呀吱呀地响,船尾拖出一道长长的水痕。那桨声渐渐淡去时,另一种声响却从桥对岸浮起来,几间黑瓦老宅的门缝里,漏出评弹弦子的叮咚,三弦的震颤混着雨丝的簌簌。我站在门廊下躲雨,让人想起某个同样雨声淅沥的午后。那时外婆还在,她总说评弹声一起,雨就会停。

雨小了,天却暗下来。我收起伞,水珠溅上裤脚。巷子里已经亮起了灯,灯光在雨雾中晕开。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,铃铛清脆地响了两声。

推门进屋时,伞面已缀满晶莹的水珠。将它斜倚在门后,伞尖在砖地上留下一圈湿润的圆。这圆渐渐缩小,而伞骨间漫开的桐油香,却将整个雨日的江南,都收存在这方寸之间。